

本台通讯员报道

◎杨谷生

落笔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心头随即泛起一种无以名状的酸涩。这是我，噢不，是我们一群曾在新闻生涯摸爬滚打的“蚁族”，从饱含激情到失意悲情，再从彷徨惆怅到励志发奋的命运写照。

这个时隔28年的团聚，缘于小霞妹萦绕心头已久的一个微信建群夙愿。而姜兄取的那个“本台通讯员报道”微信群名，则隐含着局外人不为所知、不甚理解的精准寓意，一经推出便受到了群内同胞的一致认同和强烈共鸣。

上午那场滂沱大雨，似为我们从全市各地赶来的群内同胞们作的一番精心洗尘。聚拢于小城一隅的兄弟姐妹握手相拥，开怀欢叫的眉眼间掠过一缕缕难言的哀伤。当年“本台通讯员”青春靓丽、英姿勃发、纯真无邪的容颜不见了，彼此递给彼此的竟是一张张经风雨而显成熟自信的面孔。

忆往昔峥嵘岁月，当年某日，“据本台通讯员某某某报道”……哇，自己的那篇习作正在被电台“隆重”播出。那种在喇叭底下屏息聆听的专注，那份自我陶醉的神情，必定在家里抑或是在劳作的田头荡漾好多时日。自己的大名、自己的报道，能通过广播让全市百万人民知晓，是何等的骄傲、何等的荣耀。最起码，与你一起“战天斗地”的父老乡亲、同龄伙伴，会对你刮目相看。

报道录用播出，固然喜悦激动。当然也有文章泥牛入海的时候，但并不气馁。因为这是自己喜爱的工作，是将来要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事业。于是乎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各行各业、各条战线，采编录播，边学边干。那年头，我们中不知有多少人次骑着单车，来回几个小时，为的只是给县电台专送一篇稿子。磕磕绊绊，天长日久，你便锤炼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“土记者”。

然而，命运之神就在你意气风发的人生节点上，给你狠狠地使了个绊子，让你结结实实摔上一跤。一个简单的“聘”字，仅把一小部分乡镇通讯员拉进了体制内，而属于大部分的你猝不及防被关在了体制门外。昔日的理想灰飞烟灭，未来的命运一片阴霾。整日冥思苦想，谁指路在何方？

怨天不公没有用，颓废丧志更不行。趁着自己还年轻，收拾起糟糕的心情，重振理想的翅膀，再出发，再就业！

霞、娟等妹铆足了劲，一头扎进挑战性极强的保险行业。数年打拼，小有成就。琴、英、玉、萍等女同胞不甘示弱，纷纷入职公司企业，参与经营管理，为各自的人生坐标占到了一席之地。这里必须要提及一下我们的玉妹，若按常人的惯性思维，主政广电的老爸完全可以把女儿拉进“门”内。可玉妹最终还是被打入了下岗名册。惋惜之余，人们不由得对高

风亮节的玉老爸肃然起敬。

都是农家子弟，都有一颗淳朴执着之心。从合作下岗的通讯员泉弟，受党委派遣去某村当村支书。凭着那股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拼劲，短短两年间，泉弟不但把一个后进村治理出了新气象，更是通过一番深研苦读，考上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公务员岗位。一样的遭遇，不一样的归宿。和合的华仔决意另谋生路之际，正值乡镇政府换届之时，凭着组织上力荐的候选人名额，加上自己多年在家乡积攒下的良好口碑，华仔一举成功当选新一届政府班子成员。在其后的从政生涯中，华仔始终不忘农民儿子草根本色，关爱百姓，体恤弱贫。秉公办事，清白做人。即使身处泥沙俱下的浊浪中，他坐怀不乱、洁身自好。年年端出经济社会的新成就、新业绩，来回报生于斯长于斯的父老乡亲。

说励志，论奋斗，总绕不开老家南阳的建春兄，在我们这个小族群里，他堪称一个传奇式人物。1993年，建春兄早于本台通讯员分化两年，就敏锐觉察到了危机。是年秋，建春兄、斌哥与我，有幸被临时抽调市电台采写年度好稿。9月23日晚，“市二招”宿舍那台12寸黑白电视机里，正报道着中国首次申奥结果将揭晓的新闻。在漫长的现场直播等待中，我们仨各自蜷缩在没有空调散热的蚊帐里。刚洗完澡的身子早已汗流浹背，害得钻进本来想喋血的蚊子，只喝到了咸涩的汗水。此时此刻，就着昏黄的灯光，我津津有味地品读一本贾平凹的小说，斌哥盘腿埋头改稿，建春兄则全神贯注“啃”着一套厚重的法律书籍。待到半夜时分，电视里那干瘦的萨马兰奇终于一声嘟囔，宣告北京申奥失败！那一刻，兄弟仨捶胸顿足，跟着全国人民一声叹息，被难受的心情折磨到天明。而建春兄捧着那枯燥乏味的法律书，硬是“啃”到了天明。其后，我写下题为《一夜无眠》的散文，受到了读者的一片热捧。

言归正传。就是这个建春兄，在通讯员岗位下岗之后，婉拒了领导将重点培养的暗示，凭着坚如磐石的意志，毅然决然向法律从业之路发起冲刺。通过两年多的艰辛努力，建春兄完成了自修法律本科专业，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。作为一名律师，建春兄在其后的职业生涯中，正派办案、正直为人，不但在本土启东干得风生水起，更是大胆进军上海，在沪上业界崭露头角。面对昔日通讯员兄弟姐妹的由衷赞许，建春兄的励志感言吝啬得仅8个字：“没有退路，必有出路！”

一场小聚，感慨万千，往事并不如烟。本台通讯员报道，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是一场弥足珍贵的青春苦旅，是我们这个独特小族群的时代印迹，更是我们励志奋斗再出发的辉煌里程碑。冥冥之中，本台通讯员似乎在向世人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：人生的道路在自己脚下，命运的风帆靠自己掌舵。真正的贵人，就是努力奋斗的自己！

岁月
流金



清凉夏日

◎陈顺源

有朋自南通来

◎张春燕

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。因为，这一天，《江海晚报》在“夜明珠”版面，以头条位置刊登了拙作《不辞还当南通人》。五四青年节，我的学生夏凉特意从南通赶到苏州来看我，给我带来了5月1日的《江海晚报》，我乐不可支了。

何况，他还是和南通海关原机关党委书记黄山一道来的，他俩都是南通业余工大中文班80级校友。他们班最近编了一本散文集《一路同行》，黄书记另外有一本专著《十年磨一剑》，也一并带来供我学习，让我乐上加乐。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我在感动之余，仿佛又置身南通，思绪一下子又穿越到57年前……

1965年，我被分配到南通市工业学校当语文老师，这学校以工科为主，我感觉该校对语文课不甚重视，内心似乎若有所失，略感遗憾。忽闻隔壁化工651班出了个写作高手，名叫夏凉，水平很不一般，曾因发表了《发明了》《大吃二惊》而一鸣惊人。我一听，来劲了，恨不得马上教到这个班。没多久，我认识了夏凉，送给他一套南大中文系编的参考资料（我的老师称之为“蓝皮书”）给他，对他说：“你今后写作上有什么想法，尽管找我谈。”后来，我们师生之间就经常谈论有关文学的话题。他那时特别崇拜鲁迅，为自己取了个“若迅”的笔名，经常在校园的墙报上发表署派风

格的文章。

那是我任教以来最愉快的时光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接下来，便是学生下厂劳动实习，便是“文革”，便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失联……直到1994年，在夏凉等几位同学积极筹划下，工业学校师生大聚会时，我才得以与昔日的同事和学生重新建立联系，并在之后的几年里，多次应邀赴通同他们欢聚一堂。

山河依旧，人事已非。我现定居苏州，虽然疾病缠身，但仍然笔耕不辍，我写些随笔，作为投稿人，我成了“生”。他是为我改稿发稿的编辑老师，成了“师”，师生关系大逆转，好玩不？真应了汪曾祺的一句话：“生活，是很好玩的。”

宴席终要散去，生活还要继续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夏凉就回南通了。回去后，他把苏州之行告诉了好几位老同学，他们听了都唏嘘不已，为我不佳的身体状况和深厚的南通情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工业学校总务主任陈义茂的儿子陈军，是南通市政协的一名退休干部，与夏凉一直是莫逆之交。前几年也曾在我到南通故地重游时，热情设宴招待过我。夏凉这次回通后，他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表示问候，欢迎我再到南通来玩，表示要尽地主之谊。

有电话自南通来，与有朋从南通来一样，使我感动并感激，真正体会到情谊无价。

玉兰
一期

高速公路的性别

◎杏林

飞机载着一颗颗回归的心
缓缓下降
透过右手的舷窗
我看见地面上铺的亲切的地毯
纵横的线条，如同
伸着顾长的臂膀
表达着最先的致意
穿梭的汽车
一路向前
叙述着昨天的模样

这是大地上的长绸
平整丝滑
如同女人的胴体
车辆穿梭

是生活的唠叨

面对群山
它有洞穿的力量
面对沟壑
有着挺身而出的担当
它把远方拉近
把旅途压进紧凑的时长

那天梦里，我问自己
高速公路有性别吗
它把温柔如水
送给每一个亲近的人
它用笔直
图说丘比特的矢量

紫琅
诗会